



纽约中央公园大炼功 美好祥和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清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坪上，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专注地炼功，场面祥和。

碧绿的草坪上，数百人随着炼功音乐，整齐地展示着法轮功五套功法。每个人都是那样的投入，那样的幸福。炼功人中，有头发花白的耆老，有活泼可爱的孩童，有妙龄的少女，有青年的男子，有沉稳庄重的中年人，也有初涉人世的少年。年龄跨越了三四岁的孩童到七八十的老者。这里有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各种肤色，各个民族。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今天为了同样的信仰来到中央公园的草坪上，向天地间表达着他们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尊的无比敬意，表达着作为法轮功修炼者的喜悦和自豪，向世人分享着他们的快乐和幸福。

他们的心声已经写在了大大的横幅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停止迫害法轮功”。



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集体炼功

然而这么美好的功法却被中共当局疯狂镇压，这个迫害一直持续到现在，已长达十二年。面对十二年的持续迫害，法轮功学员一直秉承着“真善忍”原则，以大善大忍之心向世人讲述着法轮功真相、大法的美好、迫害者的邪恶，真心希望更多的世人能明辨是非，为自己选择一条光明大道。

现居日本的李女士来自中国大陆，她的全家及许多亲戚都修炼法轮功。因为修炼之后在身心两方面受益很大，她的许多亲友都修炼。但是从一九九九年中共开始在中国大陆打压法轮功以来，亲友们也受到了严重的迫害。“我的亲戚一家三口被抓进看守所之后，遭受了各种酷刑。由于长时间的非人折磨，一个亲戚出狱时精神都不正常了。”她希望联合国人权组织和美国政府今后更加关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人权状况。

社区人员和警察的觉醒

【明慧网】今年入夏以来，本地“610”（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一直在叫嚷办洗脑班，“610”胁迫派出所警察和社区工作人员，调查摸底，企图再次大面积绑架架法轮功学员。

可是，那些工作人员和部份警察已经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知道炼功人是一群好人，他们暗地里通知法轮功学员。

有的社区主任到法轮功学员家告诉，最近有人叫门千万别开，就是我亲自来，你也别开；有的社区人员告假；有的村干部告诉本村法轮功学员诉法轮功学员，哪天哪天你千万别在家；有的村干部告诉本村法轮功学员家属，哪天哪天叫

你家的某某到亲戚家住；有个国保大队的警察告诉一个炼法轮功的亲戚，哪天哪天你到我家去住，就是想办法保护法轮功学员（这个警察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明慧网有过报道；但现在他明白真相了）。

那天恶人去抓法轮功学员时，法轮功学员家人绝大多数不开门，有的开门了，也堂堂正正的告诉他们，我们没触犯任何法律，坚决不跟你们去。那些不想干坏事的人，找个台阶就走了，这次大面积的绑架企图未能得逞。

前几天，笔者在街上遇到本地拘留所的一个警察。两年前我给他们一家人都做了“三退”，那天他看到我，关心的对我说要加小心，他

问我要了真相资料，并告诉我他想看大法书，问我能不能帮他找一本，我答应帮他忙。临走，一再嘱咐我要小心。这个警察就是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认识的。

法轮功学员的大善大忍和迫害者的邪恶歹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人们分清了善、恶、正、邪。再加上法轮功学员的不断讲真相，人们真的明白了。





昆明杨小明女士自述两次被非法劳教的遭遇

【明慧网】我叫杨小明，女，今年 41 岁，原是昆明医学院后勤服务发展中心物业管理科职工。我自幼体弱多病，因双眼疾病无法上学，小学毕业就休学在家，于 1984 年参加工作至今。

1995 年底我有幸与法轮大法结缘，通过学法炼功，读《转法轮》和法轮大法其他一些书籍后，我人生当中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迷团一个个解开了。从此人变得精神振作，心态平和，身体也健康了。六、七年从未上过一次医院看过一次病，也没有花过一分钱医药费。1998 年我与丈夫结婚，生活一直幸福美满。

自从 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由于我坚持不放弃修炼，学院专门成立了一个迫害我的“专案小组”，迫害小组成员之一的是部门领导秦德勇。由于我不配合他们骂师骂法，他们就将黑手伸向我的父亲和丈夫那儿，以停发退休工资和下岗相要挟。更卑鄙的是，他们竟逼迫我 70 岁的父亲跪在地上求我放弃信仰。当时我刚怀孕，秦德勇竟找到我丈夫单位的领导，向我丈夫施压，如果我不做人流，就要开除他的党籍，让他下岗。在他们的威逼下，2000 年 1 月 7 日丈夫无奈，只好忍痛把我拉到医院做了人工流产手术。

2000 年 2 月 24 日，我与几个朋友到昆明市下马村一个熟人家做客，被冲入家中的警察绑架到马村派出所，非法审讯后还不准我回家，并通知学院保卫科的人把我带回学院总务科办公室非法关押了一夜，并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为由将我送到看守所拘留十五天。

在看守所里，每天从早到晚拣辣子，拣不完不准睡觉。每天还要交六元钱的伙食费，15 天共交了 90 元钱。期满那天又将我非法转到海埂警察培训基地关押了 6 天，每天让我家里拿 100 元生活费，共交了 600 元，前后非法关押了我 21 天。丈夫实在无法承受这种痛苦，提出与我离婚。为了不再牵连他，我同意了。就这样，我原本幸福的家庭被迫害得“夫离子散”。

离婚没多久的一天，秦德勇让手

下人把我叫到总务科呆着，在无任何搜查证的情况下抄了我的家，并拿走了我的大法资料。当时只有父亲一人在家，父亲无法忍受这种屈辱，一气之下跑到总务处把我叫出来，二话没说对我拳打脚踢，把怨气全发泄在我身上。

2001 年秋末冬初，为了民众不再受谎言欺骗、还大法一个清白，我和许许多多法轮功学员一样，印制、散发真相资料。于 2001 年 12 月 29 日被昆明市五华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恶警抓捕，送五华看守所关押了三十天，然后就送到云南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

2003 年我被所外执行半年，回到学院后，我被安排到绿化组工作，六个月，每个月只发给我六十六块一毛四的工资。我在劳教所一年半期间，学院后勤服务发展中心让我父亲每年交九千零十二元钱，说是保我在劳教所期间的工龄，并要求两次交齐，后来只返还了五千多元钱给我。

2005 年 2 月 1 日上午我正在上班，在花园里浇花水，昆明市医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陈玲及两名便衣警察（其中一名姓刘）拿出一份劳动教养通知书给我看，叫我签字。通知书上诬陷我“扰乱社会秩序”，非法对我劳教三年，我当场拒绝。两个便衣警察不由分说就上来打我，花园里的人都目睹了这一恶行，然后将我拖到一辆车上，直接绑架到昆明市强制戒毒劳教所。

我在昆明市强制戒毒劳教所三大队被非法关押的三年里，遭受了多种酷刑，电棍击打、野蛮灌食、性虐待、打嘴巴、暴打、不给睡觉、罚站、罚蹲，暴打使我的眼睛被打残，脚背打伤，连续多天被罚站，每天站 17、18 个小时。

2005 年 4 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三大队副队长刘先敏、吴静和警察周枣兰唆使犯人：罗媛惠、张静、王艳红、刘乔丽、赵昆利 5 人暴打我，我的头被用力向水泥地上砸，后脑被砸起鸡蛋大的一个血肿，浑身是伤，之后我两眼刺痛，睁不开眼，从那以后，我的左眼就什么也

看不见了，右眼看东西也模糊不清，后经专家鉴定为一级残疾。

2006 年 5 月 41 日下午，犯人施燕、魏红毒打我，左脚被打的皮开肉绽，流了很多血还缝了针，我的衣服裤子也被打的破烂不堪。



我曾三次绝食抗议戒毒所警察及犯人对我的暴行，遭到野蛮灌浓盐水。集训组长张静多次将我的双手绑在身后用脚踢我的阴部，

出现血肿，使我五、六个月停了月经。警察张红梅用电棍打我的两个手掌，使我的双手肿了一个多月不能动。

2005 年 12 月底，我被非法劳教期间，昆明医学院人事科、保卫科人员到劳教所给我送来了一份学校开除我工职的文件，叫我签字，被我拒绝了。

2009 年 3 月我从劳教所回家，没有了工作，生活全靠近八十岁的工人老父亲微薄的收入维持，还要给我治残治伤，生活很困难。一年以后，父亲强烈要求所在社区给安排工作，社区给安排在昆明医学院花园里打扫公共卫生。（文／杨小明）
◇

哲学家的拒绝

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我在系办公室楼前碰见兰州大学哲学系的 C 老师，我告诉他“四·二五”那天，我去甘肃省府上访了。他说：“我佩服你们的勇气，但劝你不要这样做了，你们不了解中共。”C 老师是国内研究古希腊哲学和存在主义的权威，是个真正有独立思想的哲学家，他告诉我，“四·二五”之前，甘肃省委宣传部找过他，让他站在哲学的角度写文章批判法轮功，他当场就拒绝了，理由就是这种做法是在搞文革。◇